



# 打工人的行李包

□马卫

上世纪90年代,到南方打工,是无数巴山蜀水农民的向往。当时内地工厂少,要打工挣钱,就得出远门。记得1992年,我最小的内弟初中毕业去福建打工,我给他买了只黑色的仿皮提包,能装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当时很洋气。

那时候我在大巴山区工作,回川西老家过年,在万源上火车,来回同车的大多是打工仔,他们是50、60、70后。有的已人过中年,迫于生活,不得不离家远行。

打工人的包以化纤编织袋居多,白色的,或红白相间、红蓝相间的。有的直接用农村的化肥口袋,看起来不雅,但极实用。

包里装几样必需品:铺盖、洗漱用品、换洗衣服、工具。在工厂流水线作业的,不带工具。

那时候卧铺票极少,要开证明才能买得到。座位紧张,火车上坐和站的比例,往往超过一比一。过道拥挤,有力气,也是坐火车的本钱之一,不然上车都难,从窗口钻上火车,是常事。

火车上有人卖小塑料凳子。打工人节约,哪舍得花这钱?何况很多时候站都没地方,过道都是人,哪有地方坐?打工人常在座位下铺上麻布或化纤口袋,甚至几张报纸,就呼呼入睡。一是累,二是有地方躺下身子已很幸运。他们放心自己放在行李架上的包,因为没啥值钱的。那时回家,钱一般装在内裤的专用包里,用

别针锁住。

打工人早上起来,冷水洗了脸,打开带的干粮,咽几口充饥。他们不会花钱进餐车厢,因为舍不得。嘴上还乐呵呵地说:反正快回家了,回家好好补。

绿皮火车上,有卖小吃的,豆腐干、卤鸡蛋、花生、麻花、饼子、水果、葵瓜子等等,也可买来充饥。

那年代,打工人的包,是百宝箱,穿的,吃的,垫的,全有。

2000年后,打工人以80、70后为主了,他们的行李包,不再是化纤口袋,而是帆布包或仿皮包为主,有的还带有轮子,可以拖。包里的东西,也和上一代人大不一样,不再带铺盖了,住厂家集体宿舍,或租房。

大多工作,已不再是体力活,因此,穿着整洁干净。包中的换洗衣服,和城里人没啥区别。

他们包中带的食品,已不再是最粗糙的干粮,而是比较精致的面包、糖果,还有水果。也带方便面,因为确实方便。有一部分人已不带干粮了,吃火车上的盒饭,或直接进餐车用餐。他们在火车上,也文雅了,不再大声喧哗,或喝酒打牌。有看书的,有玩手机的,有轻声聊天的。因此,车厢安静了很多。

这一代人,好多读了中专、高中,最差的也读了初中,因此明显要讲卫生和文明

得多。

而今年腊月,我在万州火车北站,看到回家的打工人,他们的包一般是这两种:拉杆箱,或双肩背包,一则方便,二则省力。

他们大多是80、90后,70后都渐渐少了。

他们包中装的,换洗衣服是必需的,更多的是地方土特产,或孝敬长辈的礼物。

我拦住一位住在茅坝的年轻人,求他打开包让我看看。他是1988年生的,风华正茂。他的包中,除了衣服,还有手提电脑。他在浙江打工,软件行业,难怪电脑随身带。他是白领,虽然是农家弟子,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工。因为他大学毕业,没有种过一天土地。

而另一位则是在万州打工,是中铁的职工,修渝西高铁的洞子。老家在西安,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他回家过年,只带了个随手公文包,因为啥都不需要带了。钱在卡里,换洗家中。七个多小时到家,万州出发,郑州中转并吃饭,西安终点站,然后小汽车接到农村老家。他回家,带的是很小的真皮手提包,再无其他行李包。

几十年,打工人的行李包,由化纤的,变成真皮的,打工人的辛酸劳累,都装在里面。有的成为泪,有的成为酒,有的成为永远的回忆,有的成为人生的纪念。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下雪了

□唐代贤

下雪了  
这是童年时的呼喊  
也是多年未见雪影的惊奇

下雪了  
雪花为山河换了新装  
寒风有趣地藏起了刀刃

下雪了  
故乡的趣事多了不少  
梅花开在雪花里  
松针挑起冰棱儿  
炊烟不愿离开房顶  
总想探听  
老屋与雪呢喃的秘密

下雪了  
想起苏武在西域牧羊  
看天空,不见归来的雁阵  
难道已迷失在不辨汉家的天涯

下雪了  
田野收到最好的礼物  
却能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静悄悄地开春孕育希望

下雪了  
窗台飞来几只麻雀  
它们里外张望,跃跃欲试  
既想接近温暖,又怕失去天空

下雪了  
高远的太阳被厚积的云层遮住  
屋内的炉火,正向冬日送暖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回家

□陈刚权

一声喇叭,日夜兼程  
从他乡驶回盖十场,车窗内的我  
心里激荡起来,想喊一声  
盖十场我的故乡,声音  
卡在喉咙里,扬起双眼  
泪花里闪动着关斗山,还有  
那山下的村庄

一阵长鸣的喇叭声,唤醒  
山下办年货的人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乡音里,全是  
我日夜思念的亲人

客车驶进车坝  
踩下刹车  
稳稳停住,还要  
拉上手刹,我的心  
才算真正地回到了家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刨猪汤

□孙江月

老家延续一种习俗,新年吃刨猪汤。

乡友杨军老家在云台白果园村,离我出生地包鸾华平村不远。这天接他电话,说去他老家杀过年猪吃刨猪汤,感受乡俗。我欣然答应。

一早,堆满柴火的地坝边,悬吊着一头刚破开肚的黑土猪,白生生的肥膘。杀猪匠在那儿叮当叮当上下来回分割,像庖丁解牛一样娴熟。旁边几条土狗围着,转来转去,舔着地上洒落的猪血旺,见了我们没有作声,还摇头摆尾,露出高兴的样子。灶房里厨师把锅里的水烧得滚烫,年猪肉香喷喷地翻滚着,上面漂浮着一些香料,有生姜,有山奈,有八角,有茴香,还有叫不出名堂的从山野挖回来的土作料儿;白亮亮的柴火炊烟,在木房瓦顶上袅袅升起,犹如轻柔的丝绸飘忽到老远老远。“我看到屋檐的瓦穴里还有燕子筑巢的窝窝!”夫人淑兰突然在我耳边惊喜道。我应声说:“难得,难得一见的乡愁啊!”

此处吃刨猪汤的习俗与我老家一样。冬至始,各家就陆续“杀年猪”请客,你请我

家到你家凑热闹,话家常图好运;我请你家到我老家凑热闹,话桑麻图吉祥,户户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寄托着农家人对来年富裕美好生活的期望,也释放旧时光一年劳作的辛苦,倾诉风霜雨雪的吹打沧桑。显然,这是当下还维系着传统秩序的榜样。

四面冬日的山草木皆黄,但山躯仍苍雄勃然,与这里的劳动者极其相似,一样精神,一样坚韧,一样挺拔。我不得不敬畏,不得不肃穆!

两桌席很快上来了,有传统豆豉回锅肉,有酸萝卜拌炒猪肝,有地道凳子腕仔肉,有野生刺耳巴,有蕨根粿,有青杠刷巴菌菇,主打毛血旺煮刨猪汤自当少不了,全是原生土生土长土养的食材食料。香得袭鼻,看得惹眼,吃得笑口。个个都是吃家,个个都是美食家,个个都是说客与评论家。一个说厨师手艺好,一个说柴火掌握得好,一个说菜系搭配得好,一个说咸淡口味调制得好,个个嘻嘻哈哈,总之,没有一个不开心的。

建国踢对子说:喜鹊登高枝,人才临福

地。书家文青对曰:阳光照乡村,幸福满人家。画师和平说:举杯庆新年,不忘初心苦,祝福大家!汪总踢对子说:政策沐果园,农人享天恩。陈国需先生说:幸福不忘好时代,感谢杨军邀请做客其家,享受乡村光荣户美好生活。最后,主人杨军说:“兔岁去,龙年来,相识是缘分,感谢大家赏光,今天来我们村我家共享民间传统习俗,吃刨猪汤过新年,我敬大家一杯新年酒!”

我也即兴写下对联一副:乡村乡貌乡贤和谐建设在上,民风民俗民粹幸福传承在下。

此时,阳光正当午,门外地坝上几个打闹的孩子,像树上的喜鹊一样,兴奋地哼唱着儿时那首民谣《刨猪汤歌》:

“杀猪匠,起得早,清早八晨就来了,手上刀叉吱吱响。

猪儿啰啰叫,晓得年快到,灶锅沸腾腾,毛毛刮光剩。

刨猪汤,火要旺,厨师莫要打洋鬼,白糖莫当盐巴放,葱姜蒜藿齐放下,齐放下……”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早上八点越寒风——致父亲

□余冠霖

倏忽想起你就是50岁了。

这分明是一个很普通的星期五,好吧,也许天冷了些,可因为是12月6日,赋予言语的意义就更为厚重。

忽然之间你就50岁了,我的父亲。

在这么一个知天命的年纪,我并没有看见你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你的沉稳是40岁给予你的,你的担当是30岁送给你的,你的勇敢是20岁祝福你的,你的谐趣是十岁的眼带给你的。50年的人生经历让你像茶叶在沸水里浮沉一般终于激荡出曼妙浓醇的香气,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已然活成了天地自在的样子,这反而使得

“生日”的到来无足轻重了。

其实我相当羡慕你,我的父亲,羡慕你无论何时都一团和气,羡慕你哪怕不合时宜地笑出声来,因为找到了有趣的地方,羡慕你突然涌上的诗情,羡慕你永远保持的工作激情,羡慕你尚未褪去的书生气质,暗香疏影里像一枝幽幽的梅,只是斜在院前一角,就是妙趣横生。

好吧,你像大多数50岁男人一般,操心着自己松垮的身材和并不富裕的头发,偶尔饶有兴致地拿出小酒杯自斟自酌,关心粮食和蔬菜。但我确实很难把你和“油腻”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因为你的世界,分明是

春暖花开的。只是操心这些世俗的小事,竟然在平淡中活出了一种诗味,一种浪漫情怀,凡我拥有的,都是完满。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大一学生)

